

高斐认为黄晓杰看到他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时十分惊讶。黄晓杰今天穿着警员的黑色制服，脸色阴沉，好像一夜间长了十岁，是他的同辈人了。高斐连忙解释：“今天我来是想问清楚一些事，他们让我在这里等。”

“哦，尽管说，”警员的语调却明显缺少兴趣：“怎么了，你又想起什么和案子有关的事了？”

“我想知道关于我的那台机器的事。”高斐说，他不自觉地搓起了双手：“你昨天说里面的正电子脑不见了？”

“是的，它不在现场。”

“是任达把它移走了？它在任达家里？”

“没有，我们搜查过他的家。你为什么想知道电子脑在哪里？它肯定报废了，正电子脑不能断电，不能移出原有的容器。”黄晓杰补充：“在一个大型工厂里也许可以，但私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设备。”

“我想知道它在哪里，它会在凶手那里吗？”

“你到底想知道什么？”

“黄先生，你自己有 R 医生吗？”

“有一个，型号和你的一样。”

“那你应该能理解我的心情，我不想让别人读到我的思想。当然里面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，但那是我的隐私，还有我妻子的，过去的。我们以前生活里的事，对别人可能没有意义，也许没人有兴趣去读它，但我感到不舒服，一想到有人可能读到我就觉得不自在。”高斐觉得越说越不明白，而对方今天又好像心不在焉：“我设了密码，但我昨天读了机器的说明书，密码管理是由机箱组件中的处理器负责的。一旦电子脑被取出机箱，就可能读出里面的内容。我不愿意让别人，特别可能是个杀人凶手——”

“我理解。”警侦员说，他的心思似乎从遥远的地方回到了这间办公室里；现在是 9 点。我们去一趟国际商用吧，去向他们了解一下在技术上这是否有可能。”

高斐说行。

新和路 1125 号的牌子钉在一幢三十多层高的全玻璃结构大厦上，是这个定居点里数得上的标志

性建筑物。门口的现代雕塑底座上嵌着国际商用著名的广告语：“你的需要铸就一切。”

他们由前台接待小姐领上了位于顶楼的总监室。高斐有点奇怪黄晓杰有总监的名片，而前台小姐看到名片后脸色顿时略现紧张。

国际商用的总监是个理平头的大个子，平滑的脸上看不出年龄。西服前襟敞开着，肚子那儿的衬衫扣子绷得紧紧的。他微笑着让两人坐到阔大办公室转角处的沙发上。从高斐坐的位置可以看到全城彩虹般的空气维持穹顶。

“我是警侦局科技部的黄晓杰，前几天我和你通过电话，关于一件案子，谋杀案。”

“我记得。”总监笑道：“很遗憾没能帮上什么忙，公司有规定。”

黄晓杰径直说下去：“这个案子中的死者名叫任达，是个专利破解者。前段时间他开始用得到的新技术勒索大公司，我想他在得到高斐先生出卖的 A67 型心理终端后想打你们的主意，他死时应该正与你们的人碰头。”

“原来是这回事。”总监叹口气，笑容闪烁了一下又重新浮现：“我猜你们现在没证据吧？否则我们见面的形式就不是在这里了。”

高斐被警侦员的下一句话弄得一头雾水：“孩子都到哪里去了？你还想要证据吗？”

他向高斐点点头：“他是任达的朋友。”

高斐顿生一种自己成为某个不明较量的筹码的感觉。

总监摸了把脸，显出一副疲惫之色：“你就是那个拿名片来的人。好嘛，都搅到一块去了。让我们一件件解决，相信我，事情和你们想象中的不一样。我们对那个人的死没有责任。我叫他上来。”

他走向桌子拿起电话：“让外务部的小张上来一下。”总监放下话筒解释道：“他是那天去和那人——你刚才说他叫什么任达——见面的人。我们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，绝对是意外，我们都准备好出一笔钱摆平他了。”

有人敲门。

“进来。”

出现在门口的是个高瘦的年轻人，眼睛飞快地从房间里的三个人身上扫过，最后落到黄晓杰的警